

# Exploring the protection path of folk belie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ake Wuzhou Longmu belief as an example

Binglin He

Wuzhou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Center, Wuzhou, Guangxi, 543001, China

## Abstract

Folk beliefs in our country are diverse and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ocial governance.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many folk beliefs are experiencing a decline. Folk beliefs are closely linked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and their 'ICHization' offer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beliefs. The belief in the Dragon Mother is a widely spread and deeply influential folk belief in the Xijiang River Basin. Wuzhou is the birthplace and core dissemination area of this belief. The issues encounter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Wuzhou Dragon Mother belief are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 Using the Wuzhou Dragon Mother belief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current statu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CH protection and explores protection paths such as holistic protection, strengthening living inheritance, enhancing interpre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paralle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beliefs.

## Key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lk belief; protection path; Wuzhou Dragon Mother belief; living inheritance

# 非遗视角下民间信仰保护路径探索——以梧州龙母信俗为例

何炳林

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 中国·广西 梧州 543001

## 摘要

我国的民间信仰多种多样, 它们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随着时代发展, 许多民间信仰呈现衰落趋势。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关系密切, “非遗化”使民间信仰获得新的发展契机。龙母信俗是西江流域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民间信仰, 梧州则是龙母信俗的发源地和核心流布区域, 梧州龙母信俗在保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以梧州龙母信俗为例, 基于非遗保护理念分析发展现状, 并以问题为导向探索通过整体性保护、强化活态传承、加强阐释传播以及保护管理并行等保护路径, 推动民间信仰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

## 关键词

非遗; 民间信仰; 保护路径; 梧州龙母信俗; 活态传承

## 1 引言

民间信仰又称民俗信仰或信仰习俗, 是指信仰并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万物有灵为基础, 以鬼神信仰为主体), 以祈福禳灾等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 自发在民间流传的、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准宗教<sup>[1]</sup>。民间信仰扎根于乡土民间, 与地方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在社会治理中具有精神慰藉、道德教化、价值塑造、社会凝聚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 也可能存在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 党和国家在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上也大致和宗教工作一样, 即坚持信仰自由, 又强调引导和管理。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快速发展转型时期, 城市化进程加速、科学技术井喷发展, 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采取谨慎态度, 许多民间信仰呈现衰落趋势, 其社会治理功能弱化、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传承困境。直到非遗这一文化概念的出现, 人们发现这些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核与非遗极其契合, 使民间信仰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寻到一条新的传承发展之路。梧州龙母信俗是西江流域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民间信仰, 其保护实践和面临的困境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非遗视角下探索梧州龙母信俗保护发展路径对我国民间信仰的保护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2 非遗视角下的民间信仰

### 2.1 非遗保护为民间信仰带来发展新契机

根据非遗的定义, 民间信仰的神灵崇拜观念可以视作

【作者简介】何炳林(1993-), 男, 中国广西梧州人, 本科, 助理馆员, 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知,其他与民间信仰紧密相关、作为其外化表现形式或载体的故事传说、音乐、舞蹈、美术、仪式、习俗等均有对应,这为民间信仰“非遗化”保护提供必要前提。

现行非遗保护理论框架下,申报非遗名录需要符合主流价值取向和特定伦理原则。为此,在民间信仰申报非遗名录的过程中,申报者为了更好地向主流意识靠拢,与时俱进,往往也会对民间信仰进行“筛选”“包装”甚至改写<sup>[2]</sup>。这促使了民间信仰在申报非遗名录过程中以及日后的传承实践活动中重新审视自身并进行自我改造,推动负能量的内容从其中剥离,实现信仰自由与合法规范统一。

长期以来,民间信仰在中国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文化遗产”的出现是除了“民俗化、宗教化”的又一解决途径<sup>[3]</sup>。民间信仰通过申报非遗穿上合法的外衣,不仅实现“脱敏”获得国家的认可,更为其带来政府在经费资助、人才培养、宣传推广、开发利用等多方面的支持,使其获得广阔的传承发展空间。

## 2.2 民间信仰作为非遗的特殊属性

相比其他类别的非遗,民间信仰有其特殊性,其保护往往比其他类别非遗更为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理解并正视这些特殊属性是探索其有效保护路径的必要前提。

### 2.2.1 精神内核与仪式实践的统一

民间信仰的精神内核与仪式实践互为表里,精神内核是其之所以获得信众崇拜、成为民间信仰的主要因素,但其本身是抽象、隐晦的,仪式实践则是精神内核的外化表现形式,使其可以被直观地表达、理解、传承。通过仪式实践活动的开展,信众得以与其信仰对象产生精神上的沟通,感受其内在价值和意义,获得精神慰藉并产生身份认同,在此过程中,民间信仰的精神内核不断被补充和强化,进而又推动相关仪式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庄重,两者在相互促进、往复循环中达到内在与外在的统一。

### 2.2.2 活态传承的稳定性与脆弱性并存

民间信仰的生命力根植于特定社区的集体记忆、共同实践和情感认同,高度依赖信众群体的持续参与自觉实践,这种参与和实践以集体为基础,因此,具有较高的外部风险抵御能力,只要相关社区保持稳定,民间信仰的传承就能保持相对稳定。但与此同时,这种高度依赖使得其对内部风险抵抗能力较低,诸如城市化与人口流动产生的社区结构变迁、核心受众老龄化与年轻一代价值观改变引起的传承断层、特定仪式场所等传统活动空间改变或丧失导致的传承实践环境变化等,都会直接削弱民间信仰的基础,呈现出其脆弱的一面。

### 2.2.3 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平衡

民间信仰涉及精神领域和超自然观念,通过故事传说、仪式实践等不断强调其神圣、庄重地位。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并不是完全高高在上的,也需要解决世俗问题,可以给予

个人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慰藉和动力,可以用于维系特定族群或群体的情感与关系,也能作为社会治理甚至国家治理的工具。在处理世俗问题时越是“灵验”,其神圣性就越能得到巩固和发展,随之又进一步强化处理世俗问题的能力。民间信仰就是在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平衡中释放强大张力。

## 2.3 非遗视角下民间信仰保护的关键启示

### 2.3.1 从零散向整体的思路转变

以往对民间信仰的保护更多关注个别表层对象,比如将庙宇、雕塑群等申报文物保护单位,将仪式、传说、音乐、舞蹈等组成部分分离出来单独申遗。民间信仰“申遗”存在因“碎片化”而导致变质的风险<sup>[4]</sup>。非遗整体性保护理念则为民间信仰保护提供了新的聚焦点,即应当将民间信仰外在表现形式、内在的精神价值和情感认同,以及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看作一个整体加以保护。这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保护规划制定和保护工作开展中应当做到全局考虑。

### 2.3.2 维系活态传承的生命力

活态传承是非遗的生命力所在,对民间信仰的保护目标不在于庙宇等场所和实物保存得好不好,不在于仪式活动开展得好不好,也不在于精神价值挖掘阐释得好不好,核心在于帮助民间信仰创造发展的有利条件,消除传承障碍,并激发其内生动力。重点关注仪式活动等传统是否在社区生活中得到保持、承载的价值观念是否有效传递和弘扬、传承群体尤其年轻传承群体是否持续扩大。

### 2.3.3 避免以保护之名“夺权”

非遗保护强调相关社区、群体是非遗的主人,保护民间信仰首先要充分尊重和维护信仰群体和社区的主体地位,确保由他们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开展何种实践活动、传承何种传统。在制定保护规划和开展保护工作时应当保持与相关社区、群体进行沟通协调,确保其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不能违背其意愿,保护成果必须使相关社区、群体受益。

## 3 梧州龙母信俗的当代价值与保护现状

### 3.1 梧州龙母信俗的核心内涵与价值

龙母信俗是西江流域族群基于对水神龙母崇拜,以祈求风调雨顺,颂扬行善、孝顺、感恩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民间信仰,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具有传承历史悠久、影响地域宽广、所含内容丰富、信仰规模庞大等特点。

梧州是龙母的故乡,是龙母信俗的发源地和核心流布区域,除了本地信众,每年还有大批粤港澳以及海外信众到梧州朝拜龙母。梧州龙母信俗的主要内容包括故事传说、民间习俗和祭祀仪式等文化表现形式以及梧州龙母庙、碑刻、雕像等文化遗存,还包括与龙母信俗相关的诗词、歌谣、戏剧、舞蹈等文学艺术。其中,梧州龙母庙又被称为龙母太庙,始建于北宋年间,是梧州龙母信俗的主要活动场所;故事传说主要讲述龙母降生、捡龙蛋育龙子、济民扶困、立德成神以及龙子尽孝报恩等内容;民间习俗是以寻求龙母庇护而产

生的盖龙母金印、洗龙母水、坐龙母妆台、摸龙母床、梳龙母梳等内容的文化行为；祭祀仪式则主要有六大活动，即农历正月二十龙母开金库、五月初八龙母诞、八月初一龙母得道诞、十一月初一五龙朝母节和水灯节、十二月十八龙母还库日，此外，还有船祭，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龙母诞祭祀活动的其中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则是船只驶经梧州龙母庙时船民自发祭拜龙母的传统仪式。

龙母信俗已经深深融入西江流域地区人民生活之中，承载着地方历史记忆、维系着族群文化情感，其“利泽天下”“龙德母仪”“母慈子孝”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弘扬大爱精神等方面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 3.2 梧州龙母信俗保护实践与成效

### 3.2.1 申报文化遗产名录

梧州市对龙母文化进行保护较早，梧州龙母庙在1982年就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17年成功申报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非遗保护工作开展以来，梧州龙母诞、龙母传说分别被列入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龙母出巡被列入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此后，在非遗整体性保护理念的影响下，又于2020年成功将梧州龙母信俗申报为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 3.2.2 开展记录和研究

梧州市已整理完善龙母信俗相关资料，建立项目档案并录入广西非遗数据库。近年来，组织开展龙母文化专题研讨会3次，整理出版《龙母庙》《龙母史话与传说》《龙母文化与梧州》《龙母的故事》《龙母故事新编》《龙母传奇》《龙母故乡行》等文献史料和书籍。

### 3.2.3 修缮文化场所

近年来，累计投入1600多万元对梧州龙母庙进行修缮和提升，保护和恢复古建筑群的原有风貌。启动扩建工程，梧州龙母庙景区面积从1.7万平方米扩展至10.5万平方米，建成牌坊、龙母宝殿、龙母寝宫等配套设施以及龙母主题石雕等景观。

### 3.2.4 推动传承传播

认定龙母相关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人，依托梧州龙母庙建成梧州母文化传承基地1个。推动龙母文化进校园，将梧州龙母庙景区打造成“梧州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梧州市已将龙母文化作为特色历史文化资源，结合文旅融合背景打造文旅线路，梧州龙母庙景区年接待游客达80万人次，助力梧州龙母信俗持续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 3.3 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与挑战

### 3.3.1 文化空间改变引发活态传承隐忧

梧州龙母信俗作为水神崇拜信仰，其兴衰与水息息相关。梧州地处三江交汇，水系发达，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自古以来生活着大量以航运、渔业等为生的船夫、蛋民等群体，是梧州龙母信俗最主要的信众群体。随着基础设施的完

善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航运地位下降、蛋民大量上岸，社区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改变，水上活动在梧州人的生活中逐渐减少，龙母信俗的信仰基础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出现核心信众老龄化，存在传承断代的风险。

### 3.3.2 过度商业化挑战传承主体地位

梧州龙母庙是梧州龙母信俗各种祭祀仪式活动的主要场所，目前已被开发为景区，由一家专门成立的国有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梧州龙母信俗主要祭祀仪式活动也主要由该企业进行组织。近年来，景区经营管理进一步向市场化发展，相关祭祀仪式活动通过外包形式交由另一家文化旅游公司策划实施。该模式下，盈利成为开展祭祀仪式活动的重要目标，且信众群体基本未参与到活动的组织策划中，过度商业化导致传承主体的地位未得到充分尊重，且相关祭祀仪式活动的神圣性、庄重性以及核心精神内涵的表达必定受到影响。

### 3.3.3 价值感知不足致使文化认同弱化

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文化接触，其次是文化内化，最后是文化认同<sup>[5]</sup>。加强龙母文化阐释和传播，创造更多文化接触的机会，持续提供文化价值感知，对增强梧州龙母信俗文化认同十分重要。当前，梧州市内现有展示龙母文化的仅有梧州龙母庙、梧州市博物馆及梧州历史文化长廊等少数特定场所，龙母文化元素未很好融入城市雕塑、景观等公共空间，也没有利用好院校、媒体等研究和传播机构加强对梧州龙母信俗内涵与价值的公共阐释。文旅融合背景下，龙母文化相关产业业态尚未形成，未能将龙母文化进一步融入社区生活场景。文化价值感知提供不足，传播感染力不强，势必会弱化个体对梧州龙母信俗的文化认同。

## 4 非遗视角下梧州龙母信俗保护路径探索

### 4.1 肯定当代价值，推动整体性保护

一直以来，始终有一种观点把梧州龙母信俗等民间信仰视为封建迷信，做好梧州龙母信俗的保护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正视它的存在，打破偏见，充分肯定并宣扬其在文化传承、社会教化、联系情感、维护团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其从信仰实践升华为凝聚城市精神、赋能社会治理的文化财富。坚持整体性保护，持续深入做好梧州龙母信俗调查记录等工作，全面真实记录其龙母故事传说、仪式流程、民俗习惯，与之相关的技艺、艺术、知识，以及其赖以生存的西江流域自然与人文生态系统。加强学术研究，深化对其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的阐释。推动设立梧州龙母信俗文化生态保护区，做好保护规划，构建“庙—江—城—人”共生系统，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重视对梧州龙母信俗文化空间的保护，维护作为信仰活动空间和历史记忆载体的完整性。

### 4.2 强化“活态传承”核心，激发内生动力

充分尊重梧州龙母信俗传承社区和信众群体的主体地

位,完善社区参与管理和决策机制,推动建立主要由核心信众组成的梧州龙母信俗管委会等民间自治机构,改变现有活动组织模式,将主动权归还社区,鼓励社区自发组织、主持传统仪式活动。完善传承制度建设,在现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更加适应民间信仰的非遗代表性传承群体制度,并开展梧州龙母信俗非遗代表性传承群体认定工作,建立更加科学、灵活的传承群体培养与激励机制,释放群体传承活力。强化梧州龙母信俗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聚焦梧州龙母的文化价值、道德内涵,激活其蕴含的善、孝等文化基因,如将其融入梧州精神、写入市民公约,在城市道德模范、文明标兵等评选中设立“龙母”来命名的相关奖项等。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其转化为引导居民向善、促进社会和谐和现代治理资源,进一步激发活态传承的内生动力。

#### 4.3 加强阐释传播,增进社会理解与认同

加大梧州“龙母故里”宣传力度,在获得社区同意和参与的前提下引导适度文旅开发,打造“梧州龙母诞”特色节庆品牌、梧州龙母文创等系列龙母主题深度体验项目和特色产品,将龙母文化打造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展现梧州龙母信俗文化魅力。把梧州龙母信俗元素有机融入城市文化建设,推动建设龙母文化公园,打造龙母主题雕塑、壁画等城市景观,支持组建龙母志愿服务队、龙母文化传播工作队等社会组织,发挥龙母文化保护、宣传、服务等作用,不断增强市民对龙母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提升公共阐释能力,鼓励和引导本地院校、文化机构、媒体、出版社等围绕梧州龙母信俗开展学术研究,组织专题展览,举办专题讲座,拍摄专题纪录片、宣传片等高质量出版物。推动将梧州龙母信俗融入梧州粤剧、下俚歌等本地传统戏剧、音乐等非遗艺术创作,深入阐释和广泛传播梧州龙母信俗的历史、文化、内涵、价值,进一步增进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 4.4 保护与管理并行,促进可持续发展

推动构建协同管理机制,联合文旅、民宗、财政等有关政府部门及龙母庙景区、管委会、社区和群体代表、专家学者等组建梧州龙母信俗传承发展联席会议,促进常态化沟通协调,共同参与梧州龙母信俗保护与管理等相关事宜。在充分尊重社区和群体意愿的前提下,共同研究制定《梧州龙母信俗仪式活动实践指南》,明确和规范仪式活动内容,防止意识形态和仪式环节、精神内涵过度异化。探索分区分级管理,按照文化积淀程度、信众人口比例、文化遗产数量、仪式活动开展频率等划分梧州龙母信俗传承核心区、辐射区和一般区等区域,在核心区采取更为宽松的管理政策和更高级别的保护措施,在一般区则加强对相关活动监管和引导。创新保护资金管理机制,设立梧州龙母信俗保护传承发展基金,通过财政拨款、信众捐赠、鼓励龙母景区和龙母文旅文创开发企业支持等募集资金,用于梧州龙母信俗实践活动开展、传承人培养、文化传播等保护工作。总之,只有坚持保护与管理并行,确保梧州龙母信俗活动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开展,其传承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 参考文献

- [1] 张敬晨.新时代民间信仰的发展状况和治理对策研究[J].新西部,2024(12):99-103.
- [2] 钱金杭.“非遗”视野下福建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变迁[D].福建师范大学,2019.
- [3] 周星.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J].文化遗产,2013(02):1-10+157.
- [4] 陈昱茂,黄建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的民间信仰——基于福建省非遗代表性名录的分析[J].福州党校学报,2025(01):44-52.
- [5] 侯昌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纽带:文化认同——2024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评述之五[J/OL].学术探索,1-7[2025-07-0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3.1148.C.20250527.0915.006.html>.